

《珍珠》、《南半球的幽怨》、《愛與夢幻》；短篇小說《妹妹》、《母愛》；散文集《夜行集》、《思鄉集》、《海上行》、《蕭傳文自選集》、《海外遊蹤》、《山與湖》等，著作質量均豐；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英文創作〈白狐〉及〈義犬之死〉，曾入選奧地利維也納保羅納富公司出版之世界最佳短篇小說集。此外，她還有學術論著《文學概論》、《西洋文學名著欣賞》等。

蕭傳文如此回憶自己的寫作生活：高中時老師規定寫文言文，她和幾個同學央求寫白話文，老師何貽善給了個題目〈夕陽渡頭〉。完成之後，老師對她寫的作品稱讚有加，於是投了《衡陽日報》副刊，一星期後便刊登出來，從此便走上了寫作的歸路。蕭傳文表兄向培良在南京辦《青春月刊》，當時讀高三的蕭傳文，寄去的稿件屢屢被退，去信詢問寫作之道，表兄回信：「寫作的路子沒有捷徑可走，只有多備稿紙和字紙簍，天天寫，繼續不斷地寫下去，總有一天會寫出一條坦途來。」於是，她將零用錢都買了稿紙和鋼筆，不停的寫。

以小說和散文創作為主的蕭傳文，小說中充分表露出純樸的中國傳統民風與美德；散文則可見各時期的生活和心情。張道藩曾說：「雖沒有華麗的辭藻，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，但字裡行間卻充滿了『愛』。」

蕭傳文說：「對這爬格子生涯，我始終有一份執著和眷戀，而且愈來愈覺得只有沉浸在寫作的天地中，才會感到真正的快樂和精神上無比的安慰，自信只要一息尚存，我將永遠不會放下這枝禿筆。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說：『除非你每浸一次筆，能在墨水中留下一塊自己身上的肉，否則就不能從事創作。』可見寫作是一件多麼艱苦的事，我將永遠服膺這句話。」由此可知，蕭傳文是多麼努力的澆灌這塊文學的園圃，才能開出那麼多繽紛馥郁的花朵。

龍瑛宗 (1911~1999)



文訊資料室

龍瑛宗，本名劉榮宗，民前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生，新竹縣北埔人，來台第四代客家人。日據時代台灣商工學校畢業。光復前，曾在台灣銀行服務，任《台灣日日新報》編輯、《文藝台灣》雜誌編輯委員。光復後，歷任《中華日報》日文版主任及合作金庫稽核主任等職。民國七十六年在鹽分地帶文藝營獲頒「台灣新文學特別貢獻獎」。民國二十五年與李耐女士結婚，育有二子。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，因肺功能衰竭，病逝台北仁愛醫院，享年八十八歲。

龍瑛宗出生時，日人已統治台灣十六年，他八歲曾進彭家學塾念漢文，可是沒唸幾天，日警來阻止，所以他自小就沒有機會學漢文。

第二年上北埔公學校，五年級時的老師成松先生是九州人，喜愛文學，把日本古代短歌《萬葉集》油印給學生，引發了龍瑛宗的文學興味。中學裡的國文老師加藤很讚賞他的作文。加藤老師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老人，喜愛感傷的文章，有一天上課上到日本源氏平氏鏖戰，平氏戰敗滅亡，加藤老師老淚縱橫，向全班同學說：「這篇文章很好，能體會字裡行間的只有劉榮宗，你們內地（日籍）的學生也比不上他。」這段話使龍瑛宗受寵若驚，受到很大的影響，致使他初期創作風格也多半纖細憂愁。

二十歲中學畢業後因校長的推薦進入台灣銀行工作，二十七歲以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一文，獲得日本《改造》雜誌第九屆短篇小說佳作獎，在文壇上嶄露頭角。之後創作不輟，陸續有小說、詩、隨筆、文藝時評發表。民國三十一年，辭掉銀行工作，專任《台灣日日新報》編輯，同年十月，與西川滿、張文環、濱田隼雄，被選為「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」的台灣地區代表。與張文環、呂赫若、楊逵，同為「戰爭期」最重要的小說家。

擔任《中華日報》日文版主任時期，一系列介紹中外世界名作，開拓文壇的眼界，頗有貢獻。同時對女性的政治地位、教育等議題關切，發表不少文章。民國三十六年將戰後初期作品結集成《描繪女性》一書。民國三十八年重入金融界，因不會中文創作，又沒有機會再以日文發表，加上生活步調改變，文學生涯譜上很長的休止符，直到民國六十五年自合庫退休，才再度專事寫作，次年以日文完成中篇小說〈媽祖宮的姑娘們〉、短篇小說〈夜流〉、〈月黑風高〉。長篇小說《紅塵》，由鍾肇政先生譯成中文，在《民眾日報》連載。民國六十九年，透過苦修，龍瑛宗終於寫出首篇中文小說〈杜甫在長安〉，次年又發表中文小說〈勁風與野草〉，再度引起文壇的注意與肯定。

龍瑛宗生前醉心杜甫，所以兒子取名文甫

與知甫，民國七十九年在知甫的陪同下，登上杜甫所走過的大雁塔，一償宿願。唯一的遺憾，便是未能見到全集的出版。民國八十六年，他將所有作品委由「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」整理、翻譯、出版，並將相關文物悉數捐贈籌備中的國立台灣文學館，開捐贈風氣之先。

綜觀龍瑛宗的文學風格，表現了台灣知識分子在殖民統治嚴苛現實底下陰鬱的氣質、對女性命運的觀照，以及個人式的內省。從戰前到戰後，個性沉默少言的龍瑛宗以他的心與筆，記錄了時代的挫折與悲傷，他充滿美麗與哀愁質素的文學作品，是台灣文學中永垂不朽的篇章。